

三个太阳 照着的峡谷

● 红高原文学丛书 ●

作者·吉成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序

梁金泉

云南的丰饶、神奇、美丽举世闻名；云南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也以其独特的题材和风格为世人瞩目。前些年，由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某种程度的迷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文艺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说到云南文学的发展，就其总体、主流来说还是好的、健康和进取的。云南各民族作家较多地注重于植根本土，扎扎实实地开掘生活，逐步提高自身的艺术功力，辛勤地进行创作劳动。如果我们作一次检阅的话，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实绩已甚为可观；还有一个尤为令人兴奋的事实是：一大批各民族青年作家跻身到文学的队列中来了。一些从未有过书面文学的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作家，甚至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带着浓郁的边疆民族生活气息，使人耳目一新。或许，他们的作品还算不上是鸿篇巨构，奉上的只是一朵小花，一株弱草，但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为了扶持各民族青年作家，将他们的创作成果介绍给文坛和读者，同时也为着帮助他们及时总结经验，进而促

进云南文学创作的繁荣，云南省文联、作协云南分会、云南文学院与云南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又得到全省各专州、县文联的大力支持，编辑出版了这套《红高原文学丛书》。它的宗旨之一是为青年作家出“第一本书”，就出书的对象来说，当然还是有限的，但推出这个“处女书系”却是必要的，它将对我省青年作者，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作者起到鼓舞作用，并将成为他们展示自己风采的文学舞台。第一本书是一个起点，面前的路还长。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作者，我们又严格要求于青年作者，希望他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坚持主旋律，贴近现实生活，讴歌时代精神，赞颂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丰功伟业。与此同时，自觉地陶冶自己，使自己健康地成长起来。

“一自高丘传号角，千红万紫进军来。”云南是祖国的一块宝地，具有丰沃的文学土壤。各民族跨世纪的飞跃，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积淀；雄奇的古代、近代和革命历史；特别是当前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现实生活，都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和素材富矿。希望我省有志气的作家们，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施展自己的才华，创作出丰富多采的文艺作品来，弘扬云南民族文化，为各族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乃至为中华文化奉献独具特色的瑰宝。这应当成为各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神圣的职责和使命。趁《红高原文学丛书》的出版，我愿表示这样殷切的期望。

1990年10月24日

目 录

文 化	(1)
挂 红	(13)
三个太阳照着的峡谷	(29)
小箐，三个匠人	(64)
树 神	(79)
猎	(94)
匪 事	(112)
远 山	(129)
小河，告诉我	(143)
山 祭	(159)

文 化

是一个极小的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名曰：三家村。当然不只三家。远古的时候是不是三家连有威望和学问的二老先生也闹不清。二老先生是阴阳先生。解放前上过几天私塾，之乎者也，人之初很背得几句。又懂得风水，懂得卜卦算命，归起来说阴事懂得一半，阳事全认得。由此，二老先生闹不清的事，别人就必得闹不清。反正如今是三乘以六，一共十八家。村子就筑在山腰一个石窝窝中，山又是相当阔大而且挺拔而且凝重。比起来三家村十几幢矮矮的茅屋实在算不得丁也就算不得卯。又有古槐古柏古松或者别的什么树密密的沿各家屋前屋后旺旺的长，矮矮的茅屋就更算不得什么。要没有连系着

村子的那一条坑坑凹凹的红土路，以及早早晚晚从青色的树冠上升起来雾一样的炊烟，以及一声两声忽然爆响的犬吠或者鸡鸣，你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大山之中会有一个小村。当然更不会想到还有一所小学，这里的村民称之为学堂的。学堂当然也十分的小，且又完全照一般农舍的样子，只在一面土墙上多挖开了两个筛子大的洞。这筛子大两个洞的挖开，功劳自然也是二老先生的。因为他说，娃娃们读书没有点亮光是如何的不行。

学堂是四年前办的。

学堂的第一任老师姓张。人们就叫他张老师。性别男。民族无考，从他不是下雪或下凌就不轻易戴帽子的习惯上分析，不象是汉族。三家村人尽是汉族，无论是男人也无论是女人总少不了一顶帽子，女人们除了帽子还少不了一块顶头帕，顶头帕要丝的。那末张老师或者就是白族。他的脸皮是十分白漂，白族才白漂。张老师听说了只是笑笑，并不作任何解释，人们就肯定了他白族无疑。这当然无关紧要。另外是年龄。照二老先生说是三十五岁。二老先生是一眼就断准了的。别人也由不得不信。这当然也无关紧要。余下来是婚姻问题。既然是三十五岁，必定就结过婚，必定就有婆娘，必定就有娃娃子，必定，照这个年龄算就有两个以至三个以至四个娃娃子。男娃或者女娃，女娃或者男娃。这当然也还是无关紧要。这些都不能说明张老师就可以是老师，就有很高的水平。二老先生这样说。唯一的鉴别标准只有看毛笔字写的如何，好还是不

好。

张老师的毛笔字写得极好。

凭据是阴历七月二十八这天，贴在村口古槐树上二尺见方红纸上的开学通知。嗨，有水平。二老先生也是一眼就断准了的。你瞧这运笔起势，这点横竖撇波，这间架结构，真正有黄自元九十二法的功夫。众人就点头。虽然都晓不得什么叫点横竖撇波，什么叫九十二法。有两个年事稍长的老者，旧社会去省城卖过鸡蛋，下兰井挑过盐巴，听人家摆白，晓得有个孙悟空猴子会七十二变，一个跟斗就翻十万八千里，但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但没听说过姓黄的有九十二法。孙悟空猴子不过才七十二法呢。就当然万分佩服这个张老师。各家有的娃娃子大到十一、二岁，小到五、六岁的统统送到了学堂去。他们没理由不信任张老师，张老师懂九十二法。二老先生和张老师也成了至交。逢年过节，杀猪宰鸡无论如何得喊了张老师去。二两包谷酒下肚，二老先生就摸着稀稀拉拉的几根黄白胡子，说：哎，你来了好。这地方荒僻也。乃庶蛮之地也。祖祖辈辈乃无文化也。愚哉蠢哉之极。贤侄实当大度容之，不可与他们山民斤斤计较也。张老师莫名其妙的听着，心里就不晓得是甜是酸，把满满一盅酒一口干了。哎的叹一声。二老先生又说，贤侄写的那个开学通知，字是没得说的，贤侄是彻悟了黄先生九十二法的。张老师说：什么黄先生？二老先生朗声笑笑：这个你贤侄还会不清楚，就是那个黄自元黄先生，清朝的一大书家，我上私学的时候，

教导我的陈老先生整天就叫我们背九十二法呢。张老师还是摇摇头。二老先生说：贤侄不必谦虚。哎，你那开学通知字是没得的说，句子上望贤侄谨之慎之。张老师涨红红的望着二老先生。想那开学通知是字斟句酌过的，怎么就，难道会错了不成。才听二老先生言：比如开字就应写成入字。开是开入是入。入者进入也，乃进入学堂之意。开。嘿嘿。二老先生笑着摇摇头，说：意思不一般。余的就不言了，你说呢。张老师本来想反驳，或者至少解释几句。但转念一想，不好。自己办学之初，还未站稳住脚跟，想想就忍了。何况这二老先生不是个一般角色。闹不好就为这一个开字和入字让你背铺盖卷滚蛋呢。那时候如何去向上级领导交差，他本来就有些胆小。就点点头说：是呢是呢，我以后记着就是了。二老先生就提起土酒瓶来，颤巍巍地喊：来，再干一杯。

转眼就过了冬，又过了春、过了夏，再过了秋。冬天就接着来了。冬天一来，雪凌也来了。张老师还是一如既往不下雪或下凌就不戴帽子，村民们对帽子问题已不感兴趣，相处已很融洽了。这年年底，二老先生代表合村父老给上级领导写了一封信，半文不白地把张老师赞颂了一番。接着据说张老师就评为县的先进教师，接着到了第四年秋天，张老师就调走了，到了县上。二老先生说提拔了，当了什么科长。先进教师呢，了得。后来又说，是调到别的一个学校当了校长，自然也算提拔。又过了一段时间，二老先生又说，张老师其实只是调到城边的一个小

学，还是当老师。反正众人都点头说是。无论怎样，张老师从这个葱笼的绿树常年遮蔽的小村走了。这是怎么也否认不了的。

于是都盼着调新老师来。

而且凭了各自的想像努力勾画着新老师的模样。自然如今这个学堂在全县应该有名了，因为是张老师办的，张老师先进。上级总得要想这一点，必得派个比张老师更好一点的老师来，年纪或者大一些，五十岁左右。人是十分的和善而且朴实而且负责而且毛笔字极好。至少懂九十二法抑或还多一些。

就没想到来的会是个年轻女子。

那天早晨空气透明，天晴得十分好。蓝旺旺的天上有一个彤红的太阳。灿灿的光芒让葱笼密茂的树叶筛下来，温柔地照着进村的路。新老师穿一件紫红的乔其纱连衣裙，一头黑色的头发瀑布一样披着。亮亮地往红土路上走过来。那时候二老先生正闭着眼睛蹲在古槐树下给娃娃们摆古，正说着，知道你们的祖祖，祖祖的祖祖是甚地方来的么？娃娃们呆头呆脑望定他。二老先生说，听好了。你们的祖先最先住在山顶上。说着二老先生就仰起头，努力睁开眼睛，那一团红色就在他眼前一闪，新老师就来到槐树前了。请问。新老师声音脆脆的问二老先生，学校在哪？二老先生定定神。先望见一截细长的脖颈，雪白如玉。再望见一张瓷娃娃样的脸，两腮有一抹嫩红，浑身就有点不自在。再一定神，二老先生就不敢望。朦朦胧胧

中，有浑圆的胳膊，鼓鼓的胸脯。反正，二老先生这时候就把眼光转到古槐树苍老粗糙的面容上去。心里想，这或者是新老师。又想，这是找新老师的。就忘了新老师还未来。新老师接着就说，我是新来的老师。啊啊，二老先生把脸转过来对着一个扎小辫子的姑娘喊：文化，你带老师去。

二老先生望着那一团红色灿灿烂烂飘进村去，在凝重的深绿与苍灰中十分耀目。忽然就恶恶地唬孩子。听着。娃娃们惊一头，又听二老先生摆古：山很高很大，山上有数不清的野兽，有吃不完的野果。你们的祖先就靠打野兽，吃野果过日子。后来，人多了。二老先生就停住不说。一任那些娃娃傻傻地等他的下文。二日来吧。二老先生心绪陡然莫名其妙的坏。

众人尽或多或少生出些失望的表情来。想这么年轻而且体面的女子怎么就会教书。当老师。二老先生说：等等看吧。意思是明白不过的。要看看这位新老师的毛笔字如何。

开学通知很快就贴出来，半开大艳红的纸，照例还是贴在村口那棵古槐树上。一村子人全集中到古槐树下听二老先生品评。二老先生把小眼睛使劲睁开，注目了一刻。哎地长叹一声。众人的心就提起来。二老先生缓慢地说：你们看，如何就当得老师，这笔字，哎，点不是点，撇不是撇的。我们读私学那阵，一个永字写了九年。九十二法都倒背得出。哎。众人象泄了气的皮囊一样把眼睛从艳红上

移开。二老先生又说，你们再望望这本。本乃木之本，怎么可以上面写成个大大字，这木不就折了。折了何以为本，错错错。再哎地长叹一声。便转身往自家屋走。众人都是睁眼睛，如何晓得本字怎样的写。但歪歪斜斜是可以看见的。比起先前的张老师来当然万分的不如。哎。众人也就各自将两只手往背后一交叉，懒懒地回屋。吆牛唤狗的声音渐次响起来。很沉闷。

这些情况新来的梅老师当然不知道。她忙忙碌碌的做开学前的准备工作，一遍又一遍审阅自己的教学方案。想像着孩子们用怯怯的眼睛望着她喊，老师好，心里就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和激动。可是通知开学的时间过去好几天了，没有一个学生来报到。梅老师就挨家挨户去动员，讲读了书有了文化的好处。唾沫讲干了，结果众人都望着她瓷娃娃一样的脸，说家里太忙，眼看玉米就枯叶了。收割一来，什么也就顾不得。娃娃们要放牛或者放羊或者放猪或者看鸡看狗，抽不出时间来。梅老师弄不清其中原因，就找自己的原因。她的家也在农村，也有苍莽的山，也阔大而且凝重，也有翠绿的树，还有一条小河。小河有一个好听的名儿，月亮河。弯弯的把一个小山村围着，清清秀秀的。小河边有许多柳树，龙柳。姿态是相当古朴而且美丽。小的时候，她常常坐在河边柳树下面读书一面想天外边的世界。她有一股子倔劲，这倔劲使她走出高高的大山，到了县城，上了师范。有了自己的远方了。但她始终忘不了大山，毕业分配时毫不犹豫作了选择。当然到

这儿来还有一层原因，是出了一个先进教师的地方，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然而为什么呢。想来想去想不出。她就关在宿舍里掉眼泪。社会原来这样不简单。照她的想法，只要自己是为人民做好事，而且喜欢做，倾心去做，就一定能做好，做出成绩来。

宿舍就在教室背后岩坎上，也有古槐古柏围着。原先是土地庙，革文化命开始就摔了土地菩萨，以后又作了请示台。在先前供神的一面墙上用白石灰浆刷了，贴上了领袖的光辉形象。到这年张老师来办学，这庙又做了老师宿舍。过去的痕迹当然早没有了，但房子依旧。哭当然没有出息，工作还是得做。那日晚天黑得早，梅老师将煤油灯早早点亮，就躺在床上看书，忽然听见门边有轻轻脚步声传来，到门边停住，却不见敲门。过一阵又轻轻响起。梅老师就问：谁。门外边胆怯怯应一声：我。梅老师把门打开，望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是文化。那天带她来学校的文化。我要读书，文化说。好好。梅老师高兴得简直想跳，就拉文化坐下，说：明早你就来吧。文化点点头。梅老师又说：哎文化，你还能约几个小伴来。文化说：他们都不让来。梅老师说：为什么你知道么？文化说：说你毛笔字写不好，还有。文化就停住，怯怯地望着梅老师。梅老师说：说吧，没关系。文化低下头，两只脚在地上来回搓动，好一阵才说：说你不象个老师。哦！梅老师叹一声。说你一个姑娘家把脖子大腿露在外面。喂，还说你会洗澡，丢人。

梅老师不说话了。来的第二天，她收拾了一上午房子，搞得又脏又累。天气又十分燥热。就走出去，在护村的小河下游找到了一湾碧水。绿而恬静。湾子周围长着冬瓜树和倒插柳，还有很多小花，清清淡淡开着。她只望见钻棵子雀三个五个在树丛间跳，一蓬树棵子中还有一个小小的窝，很精致，用白羊毛草，野棉花织拳头大，留指头大一个小门在侧边。还望见点水雀从别的什么地方飞来，立在碧水中间那块石头上，叽叽很响亮地叫了几声，欢乐的将灰白的羽毛蘸蘸水，然后又飞走，样子十分地快活。她换了游泳衣下去，痛痛快快洗了一阵。一路回来，采了一束红的白的黄的蓝的小花。小花如今依旧在窗台上的茶杯里插着。煤油灯昏黄摇曳的光亮投在花上，朦朦胧胧添了一层神秘的美。但是她无论如何记不起见到有什么人。远远的山上当然有一声两声放羊山歌。唱：对门山上一棵松，弯弯扭扭挂灯笼。与她一点也没有联系。然而这也错了。不管了。她就这么个德性，自己想做的事谁也拦不住。当初分配，其实根据她的成绩是可以留在小城的，但是她，唉，当然没想到这更需要文化的山区会用这样的形式来报答她。学是要开的，她想。哪怕是文化一个人。自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吧。她说：文化，明日你无论如何来，啊，把你头梳梳。口气里分明含着强烈的乞求。文化说：我不走了，我妈说让我来跟你作伴，你一个人会怕。梅老师一时激动的不得了。说：啊，我不怕，真的。文化望望梅老师，半天才转过身。梅老师把文化送出好远。

第二天文化天一亮就来了，梅老师终于拥有了一个学生。她把全部精力用在文化身上，除了课本上的，还给文化讲了许多新的故事，讲天边外的世界。文化说：我妈也是天边外来的。梅老师很惊讶，才晓得，文化的父亲过去是让人瞧不起的又少不了的阉匠。常年走乡串寨去阉牛阉猪阉鸡。手艺是十分好，据说还会神法。比如以阉牛为例。人们将一条四、五个汉子牵不住的水牯牛拽来放到他面前。他只消照牛屁股拍一掌，发一声喊：站好。牛就乖乖站住。任凭他阉割，动也不动。这就是使的定身之法。然而任何地有本事，人们还是看不起他。竟然在本乡当地连媳妇也说不着。后来他出了大山，到了天边外，几年后回来，背后就跟了一个年轻轻白嫩嫩的女人来。女人公然还读过书。后来文化说，她爹就歇了手艺，和她妈盘起个庄稼来。妈从天边外进来再没有出去，只是时常念叨着那地方，说无论如何要送文化出去。梅老师就问：你这名儿也是你妈取的么？文化点点头。梅老师说：嗯，文化好。她希望着能多有几个文化，希望在一段时间之后，村民们会认识她，会把孩子们送来学堂。然而没有。三个月过去了，梅老师拥有的还是只有一个学生，文化。有一天，文化突然说：梅老师，我不读书了。梅老师望望文化。文化眼睛里有盈盈的泪在滚动。梅老师眼窝也就热热的。她知道文化不读的原因，就坚定地摸着文化的头，说：读，好好读，争取考上中学，去天边外，啊！你一定能考上，能的。文化的头光光洁白的。几个月来，文化已经学会自

已打扮自己了。衣服总是穿戴得整整洁洁，而且会漱口会喝开水了。梅老师并没有这样教过她。文化很聪明。

文化果然就考上了城里中学，走了。悄悄地走在一个薄露清冽的黎明之中。那时候，天空出现了各种各样神奇的色彩，相互交相辉映在文化眼中。昨夜凝聚在古槐树叶上的露珠，正欢快地滴到地上来，文化听到了一点一点美妙的滴答之声。三只五只绿色的小鸟叽叽喳喳在黎明的曙色中极美丽地画出一道道飞行的轨迹。再见了，从此，我也是一只只有翅膀的绿色小鸟了，文化在心里说。她似乎不愿惊动这沉寂之中的小村，这有着一条坑坑凹凹的红土路的小村，这长年让葱茏的树枝树叶覆盖着的小村。

是过了好多天好多天，人们才隐隐感觉到这小村里象是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一个脆脆的从那村边有两个窗洞的茅屋里飘出来的声音。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还少了一点东西：一个扎独角辫一抖一抖神奇的在村里飘动的影子。才问起来，文化走了，到天边外去了。

众人来到古槐树下，望着古槐苍老粗糙的树皮。那儿原先有一张半开大艳红的纸，纸上有几排歪歪的毛笔字。忽然就后悔，都想自己的儿子或者姑娘先前的成绩尽比文化好。梅老师毛笔字写不好也还是好老师。于是准备了几天的情绪，由村长领头去找梅老师道歉，希望她安心留下来，为山村的文化出一把力。结果众人到了小庙门前，见门敞着。村长走进进去一望。只望见一面白的墙壁和一块铺板，铺板上有厚厚的山草。梅老师走了。

众人当然十分惋惜，很快就释然。唉，何苦来着。祖祖辈辈没见过文化不也一样过来。就回去，该出工出工，该吃饭吃饭。

古槐树下，早早晚晚照例有一帮娃娃，痴痴地望定二老先生稀稀拉拉的几根黄白胡子和很少睁开的眼睛，听二老先生摆古：后来，人多了，野兽打杀光了，野果也吃光了，就下山来了，你们的祖先就来到这儿，就开田开地。田里长出了稻米，地里长出了玉米、莽子来。你们呢，才有稀饭糊糊吃。听着，你们长大了要耕田盘地，莫东想西想，莫忘了先人。天上的雷公公睁眼望着呐，哪个杂种忤逆要挨雷打。娃娃们就惊惶地抬起头，头上是葱茏的树枝树叶，望不见天。

这个小村以后当然就没有了学堂。

据说几年以后终于又恢复起来，老师是文化。

挂 红

狗上房，火烧墙。

阿黄是发的哪股子邪筋，竟爬到小房上去了。

憨憨是理得的么。那块烂包袱皮本来是晒着洋芋皮的，小风把洋芋皮吹跑了，憨憨就望着傻笑。笑过了就随手将包袱皮拾起来，随后手一扬，风就把包袱皮吹到小房上去。畏畏崽崽伏在瓦沟里。这些情景不晓得就被阿黄窥见，便胡乱地望着蓝莹莹的天狂叫了两声。尾巴很神气威风地竖立起来摇了摇。原以为这就完事了，因为阿黄的眼睛一点也不见红的样子。于是憨憨便朝瓦沟指指，哈哈拍手打巴掌地笑，随后又将一块相当普通的柴皮扔到小房上。上、上地干吼